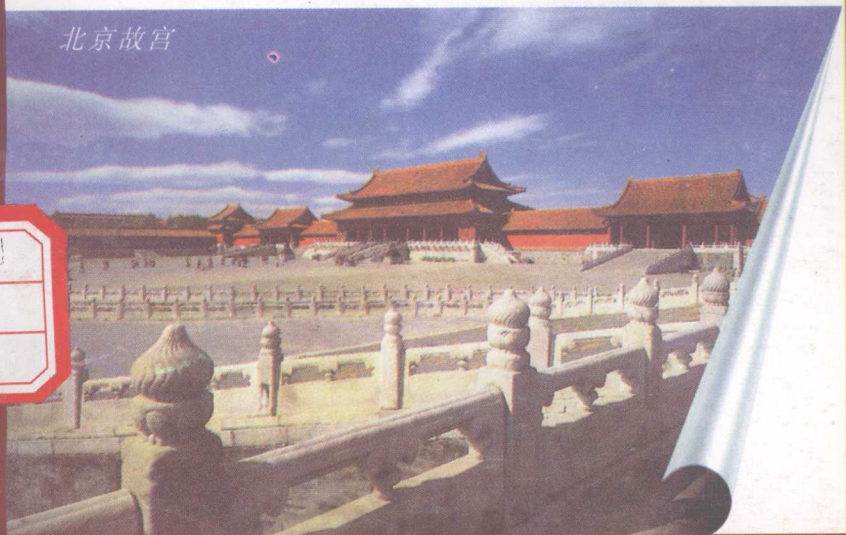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刘裕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北京故宫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刘裕小传

王玉亮 编著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梁 坚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刘 裕 小传

王五亮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2001年10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2次印刷

ISBN—80521—843—9/K·113

I定价: 120元 (全20册)

目 录

- 一、生于乱世，起自布衣..... (2)
- 二、平定义军，锋芒初露 (14)
- 三、釜底抽薪，起兵灭楚 (28)
- 四、北上征伐，铲平南燕 (50)
- 五、欲擒故纵，翦除异己 (64)
- 六、出师远征，北破后秦 (78)
- 七、践祚归心，革除弊政 (95)

刘裕（公元 363—422 年），字德舆，小名寄奴。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相传为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 21 世孙。他取代东晋王朝，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称之为南北朝局面的南朝第一个朝代——刘宋王朝，为宋的开国皇帝，称宋武帝，其在位仅两年。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刘氏家族迁到江南。刘裕少时，家境败落，过着十分穷苦的生活。后来当上了北府兵，南征北战，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伐桓玄之乱，攻灭南燕，北破后秦，铲除异己，权倾朝野。最终，迫使晋恭帝“禅让”，当上了皇帝。

刘裕起自布衣，深知民间疾苦，痛感朝廷弊政，当上皇帝后，力行勤俭，革除弊端，改革政策，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和政治家。

一、生于乱世，起自布衣

西晋中后期，统治者极端腐朽，豪族地主争比豪华奢侈，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势变乱迭起。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是司马氏父子兄弟骨肉相残的大厮杀，使司马氏的西晋统治陷入了“政乱朝危”的险境之中。它更使各族人民陷入苦难深渊，被迫举行起义，反抗和推翻司马氏的腐朽统治。西晋的残暴腐朽，八王之乱的战争祸乱，致使数十万人的生命被战火夺去，繁荣的都市一片萧条，生产遭到惨重的摧残。灾荒连年，病疫流行，人民田荒家破，处于火热水深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背井离乡，出外逃荒，流亡异地。各地人民不断流亡，形成了一股股流民的洪流。这些流民，有的“为人佣力”，有的流落荒野，既受到地主欺压，又受到官僚勒索，西晋政府又强令他们返回早已无家可归的家乡。流民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人人愁怨”，群起反抗西晋的统治，举行武装起义。

在四川一带爆发了规模浩大的李特流民起义，六郡流民纷纷归附李特，沉重打击了西晋政权，李特在成都建立了大成国。继李特起义后，张昌、石冰等人发动并领导了荆州地区的流民起义，三个月

左右的时间，起义军就控制了荆、豫、江、扬、徐等五州的广大地区，并建立了“汉”政权。张昌起义失败之后，在荆、湘地区又相继发生了王如、杜弢等流民起义。另外，流落在荆、湘地区的巴蜀流民备受西晋官僚和土著地主的“荼毒”，饱尝他们的侵苦，巴蜀流民李骧于乐乡（今湖北松滋）起义，攻烧南平（今湖北江陵以南公安一带），杀死县令。西晋荆州刺史骗降义军后，惨无人道地把8000多流民淹死江水中。杜畴、蹇抚又率领极其忿怒的流民在湘州起义。整个西晋末年，流民起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与西晋王朝相始终。

当南方的流民形成起义的洪流时，北方的各族人民也燃起了反晋的烈火。匈奴族劳动人民受到汉族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不少匈奴人被汉族官僚地主作为“田客”，甚至掠为奴隶，视同牲畜。匈奴贵族刘渊便趁晋室内乱，想乘机摧毁“乱晋”，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起兵反晋，“远人归附者数万”，成为北方反晋斗争的最强势力。

就在这个时期，北方又出现了“王弥起青徐，汲桑乱河北”的反晋斗争。后来这些人都率军投靠了刘渊。刘渊遂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想趁西晋内乱时，扫清司马氏。刘渊、刘聪与西晋交战多年，使西晋损兵折将，内乱更频，“祸难之极，振古未

闻”。洛阳穷困不堪，百官纷纷流亡。晋怀帝逃走时，连警卫的车马都找不到。后来洛阳陷落，怀帝被俘，太子被杀，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刘聪攻陷洛阳后，又乘胜进袭长安。当时“关西饥馑，白骨蔽野”，百姓存者百无一二。长安城内“仓库虚竭，士卒离散”。

西晋王朝的“国祚”一度沦亡，胡人统治了中原，史称“永嘉之乱”，它使中原人民纷纷逃亡江南。但是北方忠于西晋王朝的官僚地主和有志之士，纷纷起来“抗滔天之巨寇”，努力组织武装力量反抗。人民“归汉之志未专，思晋之心犹盛”，力图“克复神州”，“兴复晋室”。安定太守贾正在关西举兵兴复晋室，与匈奴的汉朝军进行了大小百次战斗，兵势大振，关西百姓翕然响应。

晋武帝司马炎之孙司马邺入据长安，“以号令四方”，“驰檄关中”，“翼戴帝室”，收复了长安城，赶跑了刘曜军。他即帝位，是为愍帝。晋愍帝为了“克复中兴”，积极调遣各地兵马，进行防守和作战。

趁乱起兵的石勒在永嘉之乱以后，采取流寇的方式“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有“雄据江汉之志”。后来又挥军北上，扫平河朔，进据邺城、邯郸、襄国等山河要塞、形势险胜之地，建立了以襄国为中心的统治区。曾历任幽州刺史、乌

丸校尉、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等重职的王浚，是西晋末年镇守幽州的重将。他“名为晋臣，实欲废晋自立”，他和将吏们都很“贪残”，侵占土地，掠夺民财，战火不息，后被石勒斩杀。

晋愍帝赐封的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的刘琨，联合鲜卑反击刘氏匈奴贵族，以少击众，“北捍殊俗，西御强虏”，在山西、河北一带坚持抗击匈奴，虽英勇抗敌，屡创敌军，但因缺少后援，孤军奋战，最终败落。

公元316年，匈奴首领刘曜大败晋军，关中一带战火纷起。长安城中粮食都已吃光，连晋愍帝也没有饭吃。最后，守军无力抵抗，匈奴兵再次攻进长安城，西晋王朝终于灭亡了。

东晋是在司马睿的蓄谋下，以建康为都城，在公元317年建立。建立前，在长江、沔水之间，封云、石冰统率的流民就已攻下徐州和扬州；后来西晋合肥度支陈敏图谋割据江东，派兵攻取江州，东略诸郡，据有吴越之地；钱珣杀死西晋将官，自为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立吴主孙皓子孙为吴王……

东晋建立初期，承西晋之弊也是多事之秋，朝廷内部混乱，朝外人心未定。除流民百姓揭竿而起之外，东晋朝内也是兵戎相见。

东晋初年，豪族周玘图谋发动政变。他是江南

数一数二的豪强大族，为周处之子。在西晋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他曾经为西晋王朝“三定江南”。但是，却被东晋朝廷猜忌，又为掌权的北方大族刁协所轻视，内怀怨望。因而，周玘便与镇东将军祭酒、东莱（今山东掖县）内史王恢密谋发动政变。并且他们与寓居淮泗地区的流民首领夏铁取得了联系，令夏铁在淮泗起兵，他们在三吴响应，后都失败而亡。周玘儿子周徽暗中联络吴兴郡功曹徐馥，纠集江东士族地主势力，以讨伐朝廷重臣王导、刁协为名，举兵反抗朝廷，“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江、荆两州刺史王敦为了清除在司马睿身边掌握大权的刘隗、刁协、周凯等士族势力，也在武昌起兵直扑建康，争夺权势。

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不久又转为江州、荆州牧，镇守武昌。他专任阍外，手握强兵，势力显赫，对东晋渐生问鼎之心。王敦此次起兵，打入建康，杀死政敌，“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兵牧皆出其门”。他大肆改易东晋百官及诸军镇将，然而由于一些手握兵权的刺史起兵勤王以及东晋朝廷中朝官们的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篡位野心。后来他再次起兵，准备篡夺帝位。晋廷先发制人，王敦父子皆死于乱中，王敦余党全被平息。

王敦之乱不久，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

又自淮南举兵入都。他拥有精锐部队一万多人，军士武器十分精良，便日益骄横起来，招纳亡命，图谋不轨。苏峻率军攻下建康，连克吴县、海盐、嘉兴、余杭，又攻陷宣城，“兵威日盛，战无不克”。苏峻攻建康城“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攻进城后，纵兵大掠，驱役百官，裸剥士女，国库被洗劫一清。后来晋廷征三吴之兵，三路会攻建康，终于消灭苏峻。东晋集团的这些内乱和火拼，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把江东地区搞得积弱不堪。

王敦、苏峻之乱平定以后，统治集团内部王氏与庾氏矛盾倍增。东晋朝中颇有作为的将领桓温，通过三次北伐，极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结果以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录尚书的身份，掌握中央朝政，弟弟桓豁、桓冲又分别掌握东晋上游荆州、江州的军权。桓温废掉司马奕，拥立司马昱为简文帝，然而简文帝并未禅让给他，他便一命呼呜。

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后，晋孝武帝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便以司徒、录尚书事兼领扬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他掌相权后，恃宠骄恣，窃弄权柄。因而又引起了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之间，也是主相之间的矛盾和磨擦。孝武帝便命中书令王恭为都

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兼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掌握京畿扬州的重兵北府兵。又重用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孝武帝死后，司马道子以王国宝、王绪为心腹，对抗王恭、殷仲堪。于是，王恭在京口举兵，殷仲堪也在荆州举兵，以诛王国宝为名。司马道子无法应付，只得将王国宝赐杀，斩王绪于市，以求王恭退兵。王恭兵退后，司马道子以儿子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加强军事力量；又采纳司马休之意见，任命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四郡军事，作为外援与屏障。王恭见状再次从京口起兵，荆州刺史殷仲堪和南郡相杨佺期、广州刺史桓玄、豫州刺史庾楷等都起兵响应，沿江东下，会攻建康。司马道子也遣将派兵，前往迎战。王恭的前锋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素怨王恭，便投靠了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倒戈反击王恭。王恭兵败被杀，其余众共推桓玄为盟主，要求诛杀刘牢之及谯王司马尚之。东晋朝廷被迫妥协。而桓玄为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江两州刺史，得到最大好处。

总之，这一时期，遍地烽火，四处狼烟，大大小小的征战，不计其数，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

自西晋末年，战乱多自北方，而且边塞少数部

族也驰骋中原。人民无以聊生，为躲避战乱，纷纷逃往相对平静的南方。

中原人民的南迁，在时间上有先有后，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西晋末至东晋的100多年里，一直没有间断过。南迁的中原人民，主要侨居在长江流域的荆、扬、梁、益诸州，总数在百万以上。估计自永嘉之乱至刘宋之际，有户籍的南迁人口，也就是政府领有的南迁人口，大约占西晋北方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这还不包括世家大族私没的人口。

北方的不少世家大族，在西晋末期战祸不息之际，纷纷到南方寻找安身之地，有些司马氏诸王也想在南方建立新的王朝。因而，西晋王朝灭亡不久，镇守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琅邪王司马睿，便在江南重建晋室，史称东晋。东晋政权代表着北方南下的世族地主，也代表着南方土著的世家大族。这些世族豪门大多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他们在南方恣意抢夺土地，占夺流民为部曲、佃客和奴婢。

西晋灭亡以后，中原百姓因生活所迫，卖身于江东士族地主，从而沦为奴僮和佃客的“不可胜数”。而东晋政府赋税、徭役的重重奴役和剥削，将部分自耕小农的产业剥夺光了。于是，失去产业者则逃亡山泽，但大都为衣食所迫而成为士族地主的

奴仆、佃客。徭役和杂差，弄得老百姓一年之中，几乎没有几天的安定，以致有的自己残伤身体，剪发出家为僧侣，用以逃避赋税和徭役。有的则干脆生儿不养，光棍汉、寡妇不敢再择婚配。

自古乱世出英雄，动荡年代出豪杰。自东晋皇朝建立之日起，这个偏安于江南的政权，就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南北对峙，战争繁殷；内战迭兴，烽烟四起。虽然在门阀士族之中，曾经涌现出桓温、谢安、谢玄等一些指挥若定、英勇善战的著名将帅。但是士族大家逐渐衰落，懦弱无能，不堪军务，于是逐渐丧失了军权。继之而起的是一些门第不高，而以武功著称的将领，他们积累军功、执掌军权，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最终由中下级军官出身的刘裕代晋称帝，实现了改朝换代。

祖籍彭城的刘氏家族，在西晋末年，为躲避战乱，举家南迁。刘裕的曾祖父刘混率全家渡江，居住在晋陵郡丹徒县京口（今江苏镇江），曾任武原县令。祖父刘靖曾任晋东安太守，父亲刘翘曾任郡功曹。刘氏家族虽为庶族地主，经济上、政治上还算有相当地位，但自南迁后，日渐衰败，生活并不富裕。刘裕生于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三月，出生后，母亲很快死去，由于家境已经十分贫困，竟雇不起乳母来喂养。于是全家人商量着不抚养他，正

在刘翹要遗弃刘裕时，幸而同郡刘怀敬的母亲听说此事，急忙赶来，从刘翹手中接过刘裕，抚养起来。刘怀敬的母亲，也就是刘裕的姨母。当时，刘怀敬也正幼小需哺，姨母毅然断了怀敬的乳，养育起刘裕来。

不久，父亲刘翹短寿而亡，幼小的刘裕孤苦零仃，残败的家业不能供养他。他曾经给人种地、打柴、捕鱼，长期过着困苦的农耕生活。还曾经自己一人往新洲（今镇江市西，长江中的小洲）伐获，挥汗躬耕，上山下泽，备尝生活艰辛，这为他以后当权致力政治清明打下了良好基础。刘裕性格奇特，最不喜欢读书，只认识几个字便不读了。长大后，身高七尺六寸，勇猛有力，志趣远大，平时喜欢舞刀弄棒，兼好骑马射箭，又好赌博。自己也常常织些草鞋，到集市上卖，借以果腹充饥。他如此混日子，往往被同邻乡里的人们讥笑嘲讽。士家大族刁逵专以货殖经商贸为务，在京口有田地上万顷，奴婢数千人，霸占着京口的山山水水，被称为“京口之蠹。”一次，刘裕因为赌博输钱，欠了刁逵三万钱的赌债，长时期无力偿还。刁逵见他还不起，便把他绑在马桩子上，当众羞辱鞭打他。琅玕人王谧时常周济刘裕，平时供给刘裕钱粮米面，帮他度日，两人交情很好。这日王谧恰巧遇到这个场面，便替他

还了赌债，把刘裕解救下来。

由于刘裕是名门之后，祖先是楚元王，祖父、父亲又做过官，尽管自己十分贫苦，也不愿意替人佣耕、渔牧，更不愿为衣食而卖身做奴婢、僮仆。所以，他便凭着自己一身力气和武艺，想投军从戎，希望借此能找到一条出路，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

但是，魏晋以来，由于士家制度的形成，士兵的地位已经低贱得和奴仆相差无几，甚至更低。士家子弟世代当兵，子女只能和当兵的子女婚配。士兵如果逃亡了，家属就要受到牵连而被诛杀，轻者由官府没收为奴婢。如果士兵在战争中死亡，妻子由官府重新择配他人。可见，魏晋时期的士家是极其低贱的。到东晋时期，军队和府、州郡都拥有军兵，除了战争期间用于军事作战以外，平时还要为官府耕田种地和运输粮饷柴草，充作杂役，甚至镇将离任调迁，都要把军兵充作私人部曲，多的可达千余家，少的也有数十户，成了将领的奴仆。一旦成了军兵，便“辱及累世”，甚至亲戚旁支，也要遭受祸毒。

京口一带为东晋劲旅北府兵的发源地。原先，东晋宰相谢安为了培植中央势力，由东晋政府任命他的侄子谢玄做南兖州刺史，并令谢玄在恒温推行“土断”的基础上，把北方南下而集中居住在今江苏

镇江、扬州一带的南徐州、南兖州侨民子弟，招募、训练组成一支新的军队。谢玄在前秦百万雄师压境的情况下，被任命为建武将军，负责长江防务。谢玄就职后，把军府由京口（今江苏镇江）移至广陵（今江苏扬州），监江北各军，并负责组建训练新军。这时，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北方侨民中的骁勇之士，如彭城（今江苏徐州）的刘牢之，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北）的何谦，琅琊（今山东临沂北）的诸葛侃等纷纷应募入伍，组成新兵，即号称“北府兵”（晋时称京口为北府）。北府兵主要是来自北方的流民和有志武勇之士，他们对汉族政权的拥戴和对收复失地的期望，超乎东晋的其他军队。因此，人数虽不算多，约十万人，但战斗意志坚定，英勇顽强，能征善战，很快就成了东晋长江下游的主要守备力量。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对抗击前秦的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军队战斗力很强，为东晋屈指可数的劲旅。

刘裕便在京口投入了北府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虽然军兵地位十分卑贱，幸而北府兵将领冠军将军孙无终，见他身材高大，习熟武艺，家世祖辈又非平常兵士可比，便当即录取，收做自己的亲卫近侍，优给军粮，待遇比其他人好得多。但是，刘裕苦无施展才华的机会，直到30岁时，才当上北府